

怪谈录音带

怪談のテープ

起こし

① 三津田信三 著

陈凤川 译

潜藏在日常生活中的
隐秘怪谈

⊗ 本格推理小说大奖得主 短篇力作 ⊗

衣女子在雨天必定出现 通勤路上总会遇到同一个人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怪談录音带

怪談のテープ

起こし

① 三津田信三 著

陈凤川 译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怪谈录音带 / (日) 三津田信三著 ; 陈凤川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360-8786-6

I. ①怪… II. ①三… ②陈…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83079号

合同版权登记号: 图字 19-2018-066

KAIDANNO TAPEOKOSHI by Shinzo Mitsuda

Copyright © 2016 Shinzo Mitsud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6 by SHUEISHA Inc., Tokyo.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hueisha Inc.,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陈宾杰 王铮锴
技术编辑: 薛伟氏 凌春梅
封面设计:  井林设计

| | |
|------|---------------------------------------|
| 书 名 | 怪谈录音带 GUAI TAN LU YIN DAI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
| 印 张 | 8.5 1插页 |
| 字 数 | 163,000字 |
| 版 次 | 2018年12月第1版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8.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 作者简介 ⊗

三津田信三，出生于奈良，曾担任出版社编辑，2001年以《忌馆·恐怖作家的居所》出道。三津田信三善于将悬疑小说与民俗怪谈融合，创造出紧张怪奇的独特氛围，这使得他的悬疑推理小说独树一帜，成为所有悬疑推理小说年度推荐榜的常客。

⊗ 译者简介 ⊗

陈凤川，日语语言文学博士，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语言教学及翻译研究工作。

目 录

- 001 序章
- 011 怪谈录音带
- 050 帮人看家的那一夜
- 088 幕间（一）
- 101 聚在一起的四个人
- 137 不要在逝者旁睡着
- 174 幕间（二）
- 183 黄雨女
- 216 擦肩而过的人
- 252 终章
- 268 作品首次刊登一览表

序章

本书《怪谈录音带》，汇总了《小说昴》（集英社）这本月刊杂志，从2013年3月到2016年1月，不定期连载的六篇怪异短篇。

通常汇编这类短篇集时，作者需要做的事情并不太多。基本上，也就是重新通读、修改一下每个短篇，斟酌斟酌单个作品的内容，讨论讨论排列顺序等。如果编辑提出要求，就再撰写一下序、跋。当然，这类短篇集有时也会收录一些其他作家和评论家的“解说”，但这就不属作者要操心的事情了。

按说这本短篇集，我应该也只是简单写个“序”，然后按照杂志原先发表的时间顺序，编排一下就好。但今年1月上旬，和《小说昴》的责任编辑时任美南海以及她的上司岩仓正伸碰头谈过各个短篇的编排顺序之后，我的工作无法再这样简简单单地完成了。顺便说一下，时任美南海、岩仓正伸，是两位编辑的化名。

我们三个人，是在横滨市内一个家庭餐厅包厢里碰头的。我坐在窗边，时任坐在我对面。从我这边看，岩仓坐在她的左边。我在《小说昴》中刊登的各个短篇，被单独抽了出来，印好了放在桌上。

时任好像已经事先想好方案，她语气坚决地说道：“我认为，按照各个短篇在杂志上刊登时的顺序编排书稿，就很好。”

这里要解释一下，之所以探讨是否按照刊登时的顺序编排书稿，主要是考虑，各个作品收录成一本短篇集时，需要尽量避免相似的内容位置太近。当然，作者给同一本杂志撰写短篇时，肯定会尽量注意不出现这样的状况。但是，有时难免会出现疏漏，选择了相近的主题。尤其是那种间隔几个月、不定期刊行的短篇连载，因为不是按月发行，更容易出现这种状况。探讨各个短篇在书稿中的排列顺序，主要就是起这个作用。

“我也没发现什么特别不妥的地方，老师，您的意见是？”岩仓也同意维持原来的顺序。不过，他还是征求了一下我的意见。

“第五个短篇《黄雨女》和第六个短篇《擦肩而过的人》，写的都是灵异现象，这两篇会不会有些相似呢？”

第六个短篇发表后，我注意到它和第五个短篇有些相似。虽然是后知后觉，但我还是把我的担心和他们两个说了。想着只是说说，对方或许不太好理解，我就指出了它们

各自的具体所在。

“啊，是那里啊。您说得对，的确有点像呢。”

岩仓即刻表态，同意我的看法。不过，时任却沉默不语。她的沉默，让我觉得费解。

之前碰过几次头，我已经觉察到，岩仓并没有认真读过我的作品。当然，我丝毫没有想要责怪他的意思。毕竟，编辑时任才是这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岩仓担当的角色，只不过是商谈时的同行上司而已。整个过程中，只要时任能够把握作品的具体内容，由她和我确认那些连载过的短篇，如何汇编成书就可以了。而且，时任的的确确是位非常优秀的编辑。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时任也应该会注意到《黄雨女》和《擦肩而过的人》两个短篇之间的相似度。但不知为何，同意我这个想法的，却是大概浏览过作品的岩仓。

时任的反应有点怪！

我暗暗观察时任，岩仓好像并未注意到他部下的这种奇怪反应。他接着说：“如果改变刊载时的顺序，您想调整这两篇中的哪一篇呢？还是说，把原先的顺序全部打乱重排？”

“不，没有必要把顺序全部打乱重排。其实，选择每个作品题材时，我都会考虑到，不要与前一部作品有相似之处。只不过，最后这两篇，我有点大意了。所以，只要移动其中的一篇，应该就可以解决排序问题了。”

“有道理。那我们移动……”岩仓说到这儿，似乎想起时任更熟悉六个短篇的具体内容，新的方案也需要听她的意

见。于是，他转头问坐在身旁的时任：“你认为移到哪里比较合适呢？”

“不动的话，反而更好吧。”

时任的这个回答，让我们两个都很吃惊。

岩仓更是一时语塞。

“不动的话，更好？你说什么呢？老师和我都觉得，最后这两个短篇，它们的怪异情节有些雷同，你不这么认为吗？”岩仓的口吻有些诘问。

他终于察觉出，时任的态度和往日有所不同。

“这两个短篇，的确是有相同的地方，但也用不着因为这个，就特意去改变刊登时的顺序吧。”

“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岩仓显然已是责备的口吻。

“抱歉，我插个嘴。”我打断了岩仓，转而问时任，“哪个短篇在前，哪个短篇在后，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但是，就这次的书稿而言，单个短篇在书稿中的先后顺序，也许不那么重要。不过话说回来，这次只要改变其中一个作品的顺序，情节相似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比起不调整，我们还是改下顺序比较好吧。这种调整，哪怕让读者的阅读体验只是稍稍好一点儿，我们都该做吧？还是说你觉得，比起调整顺序，还有其他事儿更加值得我们做呢？”

问时任的同时，我突然间冒出了一个想法，不过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因此，听到时任提出的建议，那一瞬间，我竟然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之所以主张不更换作品刊载时的顺序，是因为我在想，要不要把我体验过的那些惊悚事件穿插到各个短篇之间……”

“嗯……那些惊悚事件，是由你来操刀写作吗？”

“噢，不。我正在想，老师您要是能答应，由您来写，那就太好了。”

“可是……”

“我觉得，短篇之间，加入我体验过的那些惊悚事件，比只是由您简单加个前言，然后汇总出版，要有趣得多。”

“可是，把那些事情写出来，真的好吗？”

“恰恰相反，不提那些事才不好吧？”时任半带调侃地说着，让我更是晕头转向。

“按说，在书中增加新的内容，这种要求，应该由老师您提出来。而我作为一名熟悉全书架构的编辑，要断然拒绝您的要求，这才是正确的套路，是不是？”

“啊，确实是……”被时任这么一说，我不由得苦笑起来。

“敢在自己做责任编辑的书中，加入自身经历，你真的是编辑们的楷模啊！”

“谢谢您的夸奖！”

“啊？什么情况？到底怎么回事？”岩仓完全不明就里。他先是不安地看了看时任，又带着求助的眼神望着我。

“其实呢……”我看了一眼时任，得到她的默许后，就

简单地说起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记得，时任美南海是在2012年12月中旬联系我的。12月8日那天，我在立命馆大学做演讲，接着在京都住了一晚。看过手账里的年历记事本，确认回家后，要连着和讲谈社、角川书店的编辑谈书稿的事情。那之后，就是和时任碰头。我从京都回来后，时任即刻联系了我，这一点应该没错。

我住的小镇没有合适的咖啡馆，我们最初是在一家意大利餐厅碰头的。时任美南海戴着眼镜，娃娃脸，乍看好像是个无法交付重任的新员工。后来听说，她在《小说昴》的编辑部已经待了五年，稍稍有点惊讶，但同时也放下了心。令人欣慰的是，越和她聊天，这种安心感就越烈。她说她阅读恐怖小说，是不问古今东西的。而且，也读过我的作品，我就更加安心了。总之，她不冒充自己是个内行，让我对她产生了好感。

按说，编辑和作家约稿前，应该把这位作家的所有作品都过目一遍，但现在很少有这种编辑了。即便偶尔有，也可能是因为这个编辑本身就是作家的粉丝。好多编辑，时常都没有读过这个作家的全部作品，却装作一副读过全部作品的样子。当然，也可以把这看作是“成人间的交往方式”。编辑本人或许觉察不到，但作家一方早已看得清清楚楚。当然，如果编辑坦言“您的作品，我只看了一本书”，这么讲真话，也比较麻烦，因为再往下，都不知道怎么聊了。当然，那种让作家一本一本和编辑确认，“我这部作品，你读

过了吗”，这也够累的。

在这一点上，时任的态度简洁明了。她告诉我，她对我的推理系列作品，不太擅长，但对我写的恐怖系列作品则很有把握。知道这些信息后，再往下聊也比较轻松。

“我想拜托老师的是……”

闲谈了一会儿后，时任提出了她想委托我写作的内容。

“我们出版社，想在《小说界》这本杂志的2013年3月号，出版《早春恐怖小说特辑》。”

“早春的恐怖，这种修辞表现，看似清爽，其实不然。两个词语间，会莫名地产生一种张力。就主题而言，我觉得这期杂志的策划氛围，会偏于精神狂热，属于精神疾患的范畴。”我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时任神情猛然一亮，说道：

“您的见解实在太敏锐了。其实，这个特辑的宣传语就是‘开放的是樱花，还是你的疯狂？’”

这个时候，如果我说“果然如我所想”，会显得很帅。但我对自己能够猜中策划宗旨，也颇感意外，所以不由得给自己点了个赞：“哦，是吧！”

“也就是说3月号特辑，主打异常心理这方面的内容？”

“不，也没说只能写这方面的内容。如果只是局限于精神疾患，那就只能写活人的偏执妄想了。这类作品当然很有必要，但我希望，内容还是尽可能丰富一些。”

按理说，娱乐性的小说杂志，做特辑时，内容理应尽可能地丰富。我对此非常能够理解。以往，人们很自然地把“密室”和“不在场证明”设为推理小说的主题。但近来，这种套路式的主题设定，已经很少见了。至于恐怖小说，就更不会使用“密室”和“不在场证明”这类主题设定了。以往让作家连载长篇，然后汇总成书，是杂志的一项主要功能。说起来，杂志已经很久不再担当这种功能了。很多小说类杂志，已经不再是单独的商品。这类媒介的特辑，也不太适合策划成主题先行的形式。

“虽然你这么说，但你们编辑和作家约稿时，某种程度上，还是会有意识地约些和心理异常相关的内容吧。”

“或许有的编辑是这样吧。只不过，我和每位作家约稿时，出发点都是一样的。”

“嗯，好的。我明白了。”

我决定接受时任的约稿，给《小说昴》写怪奇短篇。这是因为，时任了解我此前的写作风格。我之前发表过的非系列短篇小说，或多或少涉及的，都是由超常现象造成的恐怖事件，其中有些也可以算得上精神疾患类作品。但我过往的作品中，好像用“所有一切，皆缘于人类癫狂”加以结束的作品，一篇也没有过。毫无疑问，时任对此非常了解。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她才和我约稿的吧。

为了不辜负时任的期待，我暗下决心，这次创作，我有必要进行新的探究，写些看似由心理异常引发的悬疑，但到

了结尾，实则不然的故事。

在我暗自琢磨的时候，时任仿佛看穿了我的心思，她半是期待半是不安地向我询问道：

“听说老师创作的恐怖小说，很多都是以现实故事为基础的，真的是这样吗？”

“嗯，那类作品也有一些吧。”

虽然我的肯定回答很是暧昧，但时任的表情，还是为之一亮。

“所以一开场，您就会让作者‘我’，作为一个故事人物出现在作品中。由‘我’介绍故事缘起，而这些缘起又都和您的生活体验息息相关。这种随笔式的写作风格，您还会继续贯彻下去吧？”

“嗯，比起正文，有的读者好像更喜欢开篇处的这些闲聊。”

“啊，我懂！”

时任开心地笑着回答。然后，立刻郑重其事地拜托我：

“您写给我们杂志的短篇，也请您务必继续这种方向和结构。”

时任一边说，一边深深地低头鞠躬。看到她如此诚恳，我也答应她，一定会尽力而为。

下面的这个短篇，就是刊登在《小说界》2013年3月号（发行日期是前一个月的中旬，以下同）的作品——《怪谈录音带》。

怪谈录音带

下面这个提醒，可能稍显突兀，但我还是想郑重地警告大家：各位读者阅读这本小说的过程中，一旦出现了和编辑时任美南海相类似的体验时，请务必暂停一下，转换心情之后再回头阅读。

怪谈录音带

当作家之前，我是一名编辑。有一段时间，我顺着自己的兴趣爱好，策划过几本书。我之所以能够按照自己的兴致策划图书，是因为出版社的员工流动比较频繁，而我按照工龄，算得上是名编辑部的老员工了，相对而言，企划案容易通过一些。总之那段时间，我作为一介上班族，工作风格算是有点放肆。

例如，当时策划过13卷本系列图书——《游览世界神秘之地·全十三卷》。其中的每一卷，都是在世界范围内选取一个国家或是城市，用当地的神秘场所或是神秘素材，作为该书的历史、文化背景点缀。此外，每一卷本都要由13位作者共同执笔，章数设定都是13章，《日本怪奇幻想纪行》就是这一系列的日本篇。因为当时，出版商并没把这类丛书归为文艺类作品，所以我在小说领域之外，孜孜不倦地做了许多与神秘、恐怖相关的企划方案。

这里先和大家说明一下，我对mystery这个词，有些个

人的使用偏好。通常我会把小说、电影层面的mystery，界定为推理类；把不可思议层面上的mystery，归为神秘类。

做成系列图书，主要是考虑经营销售。我是为了能够确保图书可以在书店货架上占有一席之地，才这样策划的。但因为每册都要多人共同执笔，运作起来也是吃了不少苦头。所以，后来我也想，要么改成单行本，要么变为少数作者共同撰写的形式。较之“国外”“神秘”这类题材，我当时更想把焦点放到“日本”“恐怖”这类图书上。出于这种考虑，我策划了《日式恐怖系列丛书》。和“系列图书”不同的是，“系列丛书”可以不受“游览”“纪行”等题材方面的限制。而且，即便风格稍异，也可以汇总出版。

策划“丛书”时，我的视野并没囿于《幽灵不动产指南》这种纪实类怪谈，也没限于《妖怪旅行日记》等日本妖怪纪行类的传统题材。策划之日起，我就把《巡礼玄幻秘汤温泉》——这类寻找悬疑温泉场所的周边图书纳进了“丛书”范畴。之所以会这样策划，是因为我担心丛书出版伊始，范围就局限在怪谈、妖怪这些人气主题，读者或早或晚会产生厌倦心理，“丛书”的后续出版，必然会陷入举步不前的停滞状态。其他因素暂且不提，我自己都觉得，只是一味地集中在怪谈、妖怪这些人气主题，肯定会产生审美疲劳。

我当时做“丛书”系列，绝不是为了迎合时尚，而是想着出版一些严肃认真的作品。最初，本想选些潜藏在文学、